



唐  
文  
粹

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碑十七 第十首

釋六

復東林寺碑 崔斯唐鄂州承應縣重巖寺碑 舒元興

大雲寺碑 李德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 顏真卿

道四

唐崑山齊整崇元聖祖院碑 費鍊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蔣防

京師主德觀法王孟法師碑 李文本 唐丹文劉先生碑 馮審

復東林寺碑 銘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綠業化妄術化

也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

以手救火以水其於主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

其則失其道靈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靈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

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靈物之病則通

矣唐有天下十四帝見其理而法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元

返本以結人心其道其理為一致今天子取其益主人稍復其

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工州奉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

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蝴蝶響聲鳴於有冷然可別愛而不顧利

以時往觀瞻時時歸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權賦得

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

徒得二十九以採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

命告復所至應慮下度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治織匠成於心授

規於手口而不空雨而不復饑餓憂湯優搗執其若殿若甬若門

之三若闕之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厨激飛

泉而注於簷鏝之間若梁蜺於武者卒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踈勝若卻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閣三百一十三為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楹為梁為棟為楹為櫺為闥為屋之事數為級磚為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旬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於為其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處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比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秀有之五宅窺湖懸泉墜天稱香藥靈鳥聞獸善煙嵐之中悅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險尋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邪然驚者搏攫襲者拘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緒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勝以緝物元諫以象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敬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惠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壘闕安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峨峨匡峯嵯嶠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驚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貞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誠及其徒疑將又論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興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貌若矜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土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權廈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濟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為其粉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宮祠壁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岳之作蓋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籍考其地有重岳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以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帝命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相上有擁抱之勝盡在其上有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冀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鑿沙門器有公識為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與為已任寺以剎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為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為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神之宮東北

有禮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堂而會食拓庭而實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捨丹車而極其心相者亘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鑿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為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余因撫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岳重岳無峽無友釋宮斯闌上轟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疑煙水奔走雷颺箭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千後

大重寺禪院碑銘并序

李筌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淳育之仁可幹終滅昭明之力未焯昏聩故熱惱積新劫燒難驚波巨海沃焦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教內修莊嚴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照了義能覺慧善提之炬則荆棘除禳般若之航則橫流既濟湛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陟度門斯盛其此之謂矣粵有寺之良背山之前臨有確師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頴護法之所建也周日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無衆生夫馬其高宅其勝智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哉施以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鳴戲四益風驅百為火滅棟宇崩落象設傾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聞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矍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帷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食日常一食信為法本悟實於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剃髮結落亡境受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與補舊塔建置專容彌陀當其陽昇程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山毫相崇絕有若稽義撫實宏名討因郡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昇命借如昔

者稱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復于遠則有階地超越自在神通  
發弘願心得大勢用皆所以濡火宅朝劔輪枝地者結業坐開入  
影者昔趣以息與若殫財竭力刻楠雕題積三四年模造化意實  
殿軒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神儀  
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華寓其根莖靈苗  
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  
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迹留於捨法會議  
斷石僉允圓功豈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  
出家性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疫以寧救  
蟻雖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  
短懷竒一塵於實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貴胤  
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琅邪王公元勗字固禮高閣襲吉  
皇士令名資位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矣左之右之特新羅通禪  
師五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替而演成恭而有述

其詞曰

覆燾之獎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起難折靈  
海慾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亡境息思示法流渥絕生  
死岸破煩惱度門光啓住地玄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  
形莊嚴地位有為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  
抗之高山紀事標社銘勳列班廣茲茲有運彼玄關則百伊昔粵  
吾無聞

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光啓土  
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儉後天下仁居  
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大  
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行之故鬼神受祀黎元饒康  
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賢為靈稟與羣生共有叩直空  
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余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

法於物我哉是以沈善惡字澆妄之泉擢枝莖乎植性之園常令  
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呈示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羣  
生罔不開悟且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為有  
列利映乎霄翹飛甍麗華陽光瞻彼王毫儼然金地羣軒鵬耽岫  
聳雲櫺徧于州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既  
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  
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權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  
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輝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則齊  
驅騏驎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貸出水衡洎陝台司  
示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勲  
視更揆路既長乎百辟荆門復平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申  
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  
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僧會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  
羣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為智慧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  
區區徒自撓耳公曰嘻珠玉在櫝啓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  
則踐其闕分塗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  
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如是三界信實羣生非  
顛倒但學者不能察然壞會遺石去利弗捨有漏而思往無為耳  
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惠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  
撓吾直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入不知修行  
不見因果畏陰陽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增損繫  
乎其時泊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賢者望福增其善  
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  
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  
輻湊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  
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  
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為鬼為蜮乎  
大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固庸

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肇啓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爲工結繩畫卦質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爲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玉空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于羣生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以生汝皆謂自已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廈文甍雕甍鞞爲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間詠禪煙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萬清先立之千宣邪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網明實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貞草堂于道場西北其傍有澤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爲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啓山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毀而杉檜多十大圍一旦有二龍鬬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暮年而雲捲四榮風揮寶鐸擊六扇月照金鋪勝絕一源縹緲百雉繕修多羅爲攝受置無盡藏爲莊嚴辟窳幽邃輪奐傳故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諒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首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員會者其功善集塗施備修房廊學千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塗淨淫聲明則洎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爲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勿植淨行得泥丸妙旨直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修持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仁實懷肯從儉惟恭文昉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弘

玄操與前輩又爲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爲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千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爲銘曰  
 弈弈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嶸嶸伊昔既廢神愁鬼毒泪將再榮天人合福施有遑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柱此巨木雨運風移勝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昧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卉化成欽奎玉礎方丈花臺百尋日明蜺翼刺雲生寶林太尉裴公登其學者弘以戒光甘露示厥有爲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大廈小儒刻石有斬吏野永言歌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關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有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禮  
念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刻膚爲紙即壞即滅  
如筆畫水噴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  
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  
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崑山强暴之初乾聖勞謙勵精爲  
理推誠而萬方膏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  
八表功庸膺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  
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  
南河南之師鳩讎五年推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  
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恩明踰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  
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  
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  
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  
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  
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將軍史元琮中使張廷王奉明詔布德音  
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  
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  
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  
不云乎泊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  
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重纒致銜珠之吝雖流  
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社於終古豈我今日勤者  
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壑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  
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髮髮微臣職忝方面生丁  
盛美受恩深無以上報謹緣草函奚斯歌慶頌魯之義述天下  
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  
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贖鐘武機亂經文術層孝  
感神明表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羣類道冠魏魏威深統統運  
多難克廣不績慶緒致誅明僻易人道助順天道亞逆撲滅之  
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承康宗柘業盛君親功崇列辟文禪之際  
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住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  
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鼈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固弗  
怡樛動植植仁飛沈受覆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實勝如來囑庸允  
格德力無窮慈悲孔頤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數錫  
真卿銘銘敬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講述臣  
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將軍史元琮中使張廷王等  
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  
迄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霽動植澤及昆蟲發  
自皇心偏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吹吾臣時  
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富州採石兼  
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今微臣獲廣  
昔賢善頌之義遂緝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  
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集大書一  
本隨表奏進庶以竭臣下悽惶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  
幸甚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罪誅之臣猶刻金石垂  
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之表頌德況  
陛下以魏魏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  
臣真卿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御書批答

勅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  
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御慎徽成典潤色大猷能以  
懿文用刊樂石體合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

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曆崇元聖祖院碑銘并序 賈餗

唐寶曆二年歲直景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河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為唐唐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崑崙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聖聖文武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丕業以清靜源理化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大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干上必賢方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存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父矣而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求人莫能識夫玄珠非謬詭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瀟蒙啓心養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峯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并遺趾猶在乃鍤荒夷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聲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沈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像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為國家齋禱之勝選也况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若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緣垣之內有流泉鼎沸澆飾幽閣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采惟聖祖育德乎太極之前顯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含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豈韋以挈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誕生文章炳靈象

帝之先資我疆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萬物方觀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德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清感愜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理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起乃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才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沐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嶮嶇之人顧難平哉鍊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公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茅峯兮金榜瑤壇仙術真官羽節凌風球佩珊珊是離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古地父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 蔣防

冲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王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湫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陶隱居張天師選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醴醴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

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指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嚴戶強為之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笑長蛇我持放情逍遙今古為誰華表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 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曰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流起波解而不息是以至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而遺萬物與夫齋魯摺紳束名教於俄景漢魏豪傑尙榮利於窮途何異乎蟬蛻生於崇朝爭長於龜鶴秋毫出於未兆計大於崑閩者哉若延岱山龍駕傳神丹之秘訣秦都風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頽年於昧谷振朽骨於玄廬白王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陵而易襲晉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孟氏諱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墨爰筭表德齊聲於曾閔是以貽則當世錫類後昆軒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仙才固以軼仲弓之卉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秉兩儀之靈和體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輝蕩雲霧於清夜盈尺之寶出鄴鄆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而照乘豈惟楊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警易於糠粃心擊煙霞芳綺羅於桂桔既而初筭云里迨吉有輿懿成託繼世之接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兩將戒法師交籍之操必守節於女冬匪石之誠誓指生於白刃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館虔修經戒長甘蔬非漱元氣於亭午思輕舉於中夜若夫金簡王字之餘論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鼎丹法莫不究其餘貫稽登山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隋高祖文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

卿虛巴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衆妙懸明鏡於講肆陳鴻鍾於靈壇著籙之侶升堂者比近問道之客及門者成羣雖列星之仰天津衆山之宗地軸未足以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覆載皇上以欽明纂曆道冠穰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夷險懷趙壁而無玷年殊盛衰鼓吳齋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爲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氣有感仙骨夙著金液方校駕白龍而不及玉棺遽掩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解者也冕旒惜道門之梁壇摺紳悼人師之云亡固以恩倖撤樂悲踰輶輶有勅賜以賻禮資給喪事並加隆焉第千陳允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風雲而永慕思欲寄銘讚以叙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遺復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詞曰  
西秦簫繼晉東陵聖迹霞舉王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芒奉璧形表丹青聲流金石玄風譙繁允屬賢明翟衣絕志鶴御恣情栖心大道投綬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披蓋青蚪來轂丹竈留煙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 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天啓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無爲之宗以擬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弟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天矢哉斯所以貫三才籠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替茶黜昌望緒垂帝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來路以引以翼萬衆榮觀以爲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



世奉道彭于前朝而先生超然躋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渾唾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往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由是採氣于三清吸精于兩曜和先于萬有委蛇于重玄始事河內張君通玄次師中岳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真秘訣色授神與而上至于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實若闕鍵之固鈎鎖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導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干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駐貞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干人以爲吾師之不可舉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述追琢琬琰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忘宜在乎文憑文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宿嘗奉杖熟遊牆藩俾爲銘而揭焉且慰夫食霞遁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其辭曰

內天人葆和畜神道之宗今乘輿駕欵無象有物玄之功今我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玄法於自然擊喬松兮洪惟武文懿此正眞紹先風兮金闕玉堂靈符寶章關中宮兮出自幽谷賓于黃屋翊九重兮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入月騰凌滅沒靡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鸞龍倘伴高空躡前蹤兮指巧棄智絮誠去偽順至公兮戴君奉親後已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泊然泉淅油然雲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益恭兮爲而不殆續用斯倍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明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神不死蟬蛻而已何哀恫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灌與守中兮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五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姪孫倫燭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吳興姚

鉉

墓

銘甲 摛一十首

名跡十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谿銘 梁肅

香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涑陽東嶺洞谷銘 元保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建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者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云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

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  
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  
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時敢以兪昭昭黎獻底定案區傳祚後  
胤丕承帝圖金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  
貽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凝  
有真宰而未和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負攬臂其間左排首陽右  
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拆山脊為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  
留此巨跡千峯之巔後代揭屬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誅  
訖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學者恟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  
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達箭馳風疾可駭於  
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陽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  
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  
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  
如坭埴鑪錘之為規為舌為鈞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  
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  
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  
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  
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  
揭太極蹴躡顛氣立于無間行乎無窮則據長河如措杯擊太華  
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為神祇可不謂  
大矣乎哉我靈掌鐵指如畫懸轆磳磚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  
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  
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射于華陰華人以為紀崢嶸勒  
之眾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  
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脉乃  
眷斯顧高堂遠蹈若如削竹鑿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  
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  
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  
世未觀焉夸娥媿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  
亭高聳霞絕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  
羣動下視衆山蟬蛻蟻螻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  
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  
宇宇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函律屏京室崇山迴合  
連岡叢荷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威谷抱谿關崑崙起重險為  
秦東門截由夏於閩關隸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  
形焉內權六合之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崛起羸  
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  
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泊江返秦壁天祐漢  
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過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  
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牒  
聆風仙錄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王函於  
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乎眷興王是感不然而何錫美開國如  
此其大歲在大人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  
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夫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  
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文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  
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高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維嵩  
萃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關域中夏資經綸之

攻拒卻樓槍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  
解時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疆楚躡躡而不進隋氏失馭  
中原版蕩封豕吞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  
夏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閭  
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  
業之王戡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  
功業知宵寘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  
志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  
乃知不獨特險而頭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  
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鑿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  
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履坵封泉寔  
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嵩旁昏恃  
以滅聖憑而王嶂嶭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勦敵相  
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復洪溝乘壘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  
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  
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亡  
悽其號叔返道復隍惛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  
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怛怛逆失順獲古今同期  
申鑿勒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  
峭壁千里無土互隔呀絕巉巖冥冥廩廩無谿徠徠相望三代而  
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復不相接且秦  
之與蜀也入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資還  
可親昵孽坵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  
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際有所不開迴翔  
有所不合登結既定窳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窳缺也于

斯有茲地地之窳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壽含蓄萬靈可通  
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  
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  
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衝而舉追氏維懸纜以下梓人徠垂絕  
宜鳥傍危岑繫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根玉壘夢綴青泥  
截斷岸以虹矯統翠屏而龍腕堅勁膠固雲橫砥平摠庸蜀之通  
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夫防如鴻濶陽  
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我我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縣是贊幣以  
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  
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則代蠹  
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  
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  
恐不為構想夫往昔有時而無是時而無是用揚揚天下蚩蚩知  
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  
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復踵武湯湯者荷古人  
之倣作銘曰

天覆地壽本亦同設大衆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  
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  
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人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鑿堅刻  
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文如構雖在功  
存亦由德項佛劉怒旋見以陪陪落我管自顛而植地非華勢材  
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  
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  
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園如笋抽高突雲陰標  
表下園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  
無言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髮髯有像神仙下來顛氣亂

靈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嶂澄湖在上八罕展止  
孰關其狀日燭雲波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雲衣谷來松音潭  
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  
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  
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爲大  
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碻溪銘 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者和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  
舜合禹仰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  
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成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  
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之災若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  
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  
仲尼移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  
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般道絕與有尚父爰  
宅于幽盤稻草莽天地闔闔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王  
宅濱讓泰八紘牧野相和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先惟彼聖  
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碻溪今古法法

胥山銘 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  
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勳蒸人乃啓忠祠銘  
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  
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  
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敗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  
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爲孝記曰父讎不與

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絕楚出  
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既壯子坎墮伏節之師於吳軍鼓丁寧  
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戰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  
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  
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葦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  
王宰極受賂二十年內越恣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閻闔光且夫  
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而車甲  
已困於齊矣解稻已奪於歲矣屬鑊之賜竟及其身鳴表盛屍投  
于水濱憤排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鳴羣飛  
陽侯夾從聲速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拂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  
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蕭之和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  
墨裂地仄截若岸坵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梁山人爲靈戈威矛  
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旌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莽千里洪  
波砥平有滑有脰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鷄林扶桑交  
臂于卯階金伏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  
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  
銘曰

武王絀紂于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  
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于妻穢狙直士赫赫  
王閭實聽音謏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甘朱戮葦非  
楮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語讒輯步光欲飛  
姑蘇待執吾則切諫快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書夜兩至讓  
沙類騷洗滌南北顛湯東西夷蠻丹版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  
濟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高楚濱夾塚洪流寔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  
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  
揚濤瀟馬殺人國秦皇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

摩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須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與為閔故萬嶺交峙而嵩  
華游其方羣岳敷靈而瀟壺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黨乎  
鳴絃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屢縷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  
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鑪釜懸磴之躋丹磴路遠莫  
觀余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  
登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室如玉岡巒峭竦  
巖壁重復捫藟而昇如造雲根縹渺嬋娟似霞木可攀真氣勝而  
塵累稍五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  
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  
鳥不喧杳渺委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霽朝翠巖光  
晝清簫蕩藏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綠嶺未極劃開洞  
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囷疑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  
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復墜下仄羽人幽會此焉瑤席博  
翠壁而直上軋岢嶇於紫氣雙巖屹以中斷奔屏蹙而成室滄孕  
精爽澄疑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  
鳳蕭響絕荆榛蔽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照精利  
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鬲  
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  
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饒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  
之玄風以為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憚丹持畚復險通幽梯絕棧  
而歷嶠巖排蒙籠而登香謁時更不檢而神居秘躡粲然皆睹嗟  
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容有顧容而諭予者  
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下民昏墊入之道行  
藏有數故棘津逢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  
十祀教焉而興歟乃為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危危奔龍伏虎兮勢狀奇林

攢峯倚兮蟠雲蟠下臨陰谷兮神以慄敢巖巖兮洞無極老松蒼  
瑟兮生遠風興雲需濡兮煙霧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  
兮層霄外披寬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露世道紛綸兮  
何足謂朝為榮筆兮夕顛預不如幽谷兮閔仙經翼接浮丘兮整  
煙纒我規丹竈兮坐山腹眾峯參差兮隱雲簇鑿仙嶺兮瑤臺  
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  
兮靈物斯潛敗道未昌兮說葉傳叢紛子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  
不朽兮與石長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銘乙 碣碑附機 一十五首

高道二

昭夷子趙氏碣頌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二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孝門銘 柳宗元

暴虐二

佞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司空圖

浮圖四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鍾銘

化成寺大鍾銘 李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橋梁二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或

宅一

丹崖公宅銘 元結

井一

井銘 柳宗元

冢一

文冢銘 劉悅

昭夷子趙氏碣頌 并序

陳子昂

昭夷諱元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揆尤博雅明道  
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  
子禮與禮輔輿官至臨潁縣丞輔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即  
禮與之子子也元精神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  
十七褐衣遊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登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  
玄穀發機故蓬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譏詈不容其高乃屈身  
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唯採藥彈

琴誅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香之道標浩如也因巡田入  
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遁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遭命不造  
發瘡疾而卒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  
為之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器無  
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道好由也之勇  
緬回也之仁侈宰予之言遺濟臺之行務端木之智忘甯武之愚  
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獨五味足六氣和通眾賢之不兼暢  
羣才之大適雖不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聞言物飽其義吾  
常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而不  
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過乎一人其時歟其事歟君同人雲居  
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河內司馬子徽終南山人范陽盧藏用御  
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  
雍州司功太原王適洛州叅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璩  
咸痛君中天鼎雖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諡  
者行之迹君囊括世道位屯時艱困乎艱危光景不耀乃共稽隲  
舊行考謚定名問于元著象曰明夷于昭夷昔數曰才位不兼大  
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以子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案  
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汨滂陽九  
滔於大人感生弃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家五百數終桀驚暴  
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祖受始淫狂  
西伯考元曆在聖昌匪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寔逢其良投  
劍指麾奄有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  
仲尼負道周旋無勢一挈無上一屣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  
監業監運巨功巨範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云示有嘗著汲  
人墨記言變化之事且曰請爾靈龜永安息乎浩初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

東明張先生銘 并序

柳宗元

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若東明觀三十餘年受  
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伴於麟閣以弟回  
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年回之子  
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已酉歲十月  
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  
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爲碑以志于  
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  
榮名介絜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  
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  
生友梯以道慈切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  
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盪莽很倖道之非邪且夫虧恩壞禮枯槁  
顛顛墮聖圖壽離中就異焮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空  
洞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謀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薦角比于猷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哂笏不可挫大  
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灰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  
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詳舌不發膠榮  
領鍊下偷上復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壽州刺史表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粟稔和篤守天經法侍羸疾默禱隱具引  
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鉅  
痛仍號于宮是捧上濡涕頓首成墳陪膺腐毗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擊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  
命夷官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  
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

泉帝命荐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毗李  
興父被惡疾歲月就函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  
啖噉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漬涕淚遂於  
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首晝夜哭訴孝誠幽達  
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  
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  
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未耨爲業而能鍾彼  
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克  
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  
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佞石銘

皇甫湜

佞石蒼蒼驪山之傍鑿孔確巖巖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  
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透濇刑  
感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佞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  
溝有新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焉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穀木  
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揔奇力率財彈驅  
驅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哀神憤其凶鑿成一呼九州風從白挺  
荆棘指麾噴噴險阻不闔于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于童蓬類無  
依不十年中焉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  
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陳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佞石烟  
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佞厲厥氏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離儒祀而家秦  
坑儒邪儒坑秦邪  
洪州大雲寺鐘銘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  
節八風佛土以鍾磬六時天造聖作符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

獨孤及

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形形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  
善惡與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鍾  
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北方上士精法觀  
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入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時火官  
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弇之齊以  
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既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  
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髮鬚交應越五月辛丑  
新鍾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階隘億兆諦聽鯨魚  
乃發司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  
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盪既而初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大千  
周流六虛經于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  
萬戶警雷龍皆奮轟豸不整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壘音知方  
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吐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  
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  
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爲天  
下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  
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八音之列數者金爲長金聲之動物者鍾爲大相彼創制本乎無  
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其幾神乎故帝庭用  
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旨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  
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因而緝焉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臺殿  
有赫而鍾簾未雄曰都維那某等顯允今得鑿爲紀綱洞三學之  
輿府張二嚴之巨翼以爲是聲聞則有以數眾美不則無以遍十  
方乃同寅叶恭唱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縉流輔仁而或勤  
或懋清信委施而爲岡爲陵於是乎遠質精金博召良冶島氏宰  
陶人翼鎔範脩林榱植火正叱咤以啓號風師闕怒而陳力巨扇  
咆哮洪鑪赫熾燬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寶以決注下潛成於數

圍察夫陰未疑陽爲烈燻爆泉沸氣噴雲洩既旬而後實既堅而  
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勒於下驪龍  
踏於上蒼精誠令寥亮乃神工之既濟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  
有度而體有經修奄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炸雖鴻音未  
揚識者已知其妙矣故縉衆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冠里之髦  
彥聚捨珍瓊翕營臺嶸百常沉塗一色然後揮雲柱倚天梯  
駢轡輻輳脩索攢勵力以下拔軋豐吞而上昇雄以筭鱗頭以交  
扛猛以虛權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維乃鏗威音潼溶而一吼虓  
響及華乎三界上極有頂下彌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  
革塵滯塞開宜蒙浴曠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具機坐  
融其諸佛神通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  
是矣允釐僧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遏劍輪後四爰而長擊故初起  
細而促漸登鐘以舒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於是壯也乃而畢  
爲若是者何皆皇覺啓導抑揚之深思也實欲普其念周乎仁張  
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以安以樂或  
謂霆鬪雷裂山傾河洩靈祇殲走猛殺懼壓皆恐怖殺傷之事故  
大雄氏慈制又悲乎然哉若乃顯顯聖賢翼龍象以之懺薩以  
之引宣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忒律持我像教洋  
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  
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鍾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  
復構他方聖衆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  
巨會以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而  
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寧然文林之秀也尉于右邑攝茲  
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武式副羣心之  
望焉而主簿弘農楊景新尉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  
奉天秩允恭仁祠輔管樂石贊就厥美難默者果得不言乎銘曰  
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蓄毓時乃宣震擊鏗鏗  
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眞聲開梵筵一切苦輪悲熾然開



我直聲威自有虛空有盡福無邊神用廣大莫與先

化成寺大鍾銘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動佛以鴻鍾警大夢而能發揮沈潛開鬱茫盡  
則鍾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厲  
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  
全鼎增輝寶坊仍事作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  
寺大鍾者量函千鈞聲盈萬壑蓋邑宰李公之所創也公名有則  
系玄元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生千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  
而有成而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  
白聲聞于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天寶之初鳴  
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無近功成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替臻  
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觀天宮崢嶸聞鍾聲瑣屑  
乃謂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聳六時有所歸仰  
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成應秋毫不挫人多子  
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龜氏撰鴻鍾火天地之爐  
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蜚廉驚鷲金精轉浩以融熠銅液呈焚而  
燄燦光噴日道氣蔽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矗於遙海炬赫宇  
宙功侔鬼神鑿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躩踞摩金  
索以上短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開九天聲動山以隱隱響  
奔電而闐闐救湯鑊於幽途息劔輪於苦海景福躬嚙被于八天  
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物又孰能興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  
適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勇替成厥美寺主  
昇朝閉心古谷英骨秀氣洒落毫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  
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絮已利物是人  
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曰暉蘊虛  
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  
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  
老乃緇乃黃覺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

恭承德音歌闕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鴻鍾輝隱天雷鼓震擊警大千含號炬赫聲無邊推擢魁  
招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劔輪輟苦期息肩湯鑊猛火倖熾然愷  
憐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傳芳金鍾永不朽

溫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隱瀑之作風軒洞壑地洵山鑿越之齋  
廡之隅人逸而駛某其帥某其牧寺圯而復

石橋銘并序

張嘉貞

趙郡波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試  
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礎圖方版促都練穹隆崇豁然無楹吁可怪  
也又詳乎又挿駢坐層疊密覓百象一仍翻仄壘腰鐵鐵蹙蹙兩  
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湧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  
莫能初是其欄檻華柱鋸斷龍獸之狀蟠繞擎踞眈眈翕翕若飛  
若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臨乎析  
木鬼神幽助海石到手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擊水  
鱗甲攬會者徒聞于耳不觀于目目所親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  
莫之與京勃河北道推勾租庸兼復囚使判官衛州司功參軍河  
東柳漢縱為銘曰

於繹工妙冲訊靈骨架海維河浮竈役鵝伊制或微並模蓋略析  
堅合異超涯截壑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而奇在蒼為博北走  
燕劑南馳溫洛駢駢壯棘殿雷薄攜斧拖繡騫駉視鶴鑿一倅  
天財豐頌閎斷輪見嗟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覆聊

石橋銘并序

張彥

闕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歲奉詔摠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  
師發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  
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交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渟奔奔突延表材臧制模斷紛糝軼  
地泉開盤根玉堯虹舒電拖虎步雲攜截險橫已乘流迥透塊軼